



回憶與祖父獻堂公 相處的那段日子

林博正*



* 林博正 前明台產物保險公司董事長



我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霧峰出生，在家排行長男，也係祖父獻堂公的長孫。生父爲獻堂二男猶龍（一九〇二～一九五五）。因伯父攀龍無子，故晚年改嗣攀龍。

我六歲時喪母，由於父親和繼母及她生的弟妹住在一起，爲了照顧我，祖父母就把我收養了。因爲我是長孫，按照當時的觀念，祖母當然特別重視我也疼愛我，從此以後我就變成阿嬤子（祖母的兒子）。

我和我祖父生活在一起的時間，是自一九四一年九月母親去世起，以迄一九四九年九月祖父赴日醫病，終至一去不返，客死他鄉止，事實上只有短短八年時間。

然而如照一般說法，一個人開始懂得世事的年齡，大約在八九歲的時候。以此計算，我和祖父獻堂相處且能留在腦海裡的生活點滴，就僅僅祇有五六年的時間而已。我今年已經七十一歲了，在我十四歲（一九四九年）以前發生的事，到目前已經過了有半個世紀以上的歲月，要我正確無誤地回憶並將其寫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然而我相信在那些年份裡，有和林獻堂共同生活過，而現在還活著的人，除了我以外，已是少之又少了，因此我這篇回憶錄或者會引起研究林獻堂人士的重視。

這件事既然如此的重要，我就應當盡我所能的，詳細把它記載下來，以供研究者參考。我在前面曾經提到過，我當時是那麼的年幼（觀察力不如成年人），而又是經過那麼久的時日（無法記得詳細情形），所以我所敘述的一些往事，或許不是全部都係親身經歷的，而也許有一部份是從週邊的人所聽來的也不一定，如果讀者中，有發現這種情形時，尙請多多見諒。

我所知道的祖父林獻堂，是一位生活非常有規律，每天早睡早起，早上都作晨操，注意身體健康的人。有時他會一大早起來去萊園（林家的花園）繞一圈，散步作運動。他也是一位嚴肅但卻慈祥的人。他的父親林文欽，是一位慈善家，常被稱爲『萬安舍』，他的祖母羅太夫人，更是一位樂施好善



的女強人。我的祖父可能是遺傳到這種天性，凡是有困難來找他幫忙的人，只要他認為確實無詐，他一定會伸出援手。當時經他支助求學的人（其中還有赴島外留學的人），就不下有幾百人，其著者如蔡培火、葉榮鐘、顏水龍等人，就曾接受幫忙支助學費甚至包括生活費。

說到祖父生活有規律的地方，以他身後所留下的日記就可以證明他的確是如此。他記日記的時間，延續有三十年，其間幾乎每天都記下所做過的事，還有不管每天他會面過多少人，他總是一個也不漏地把他們的名字記下來。他，既不暴飲暴食，也不花天酒地。他每次參加或舉辦宴席與人喝酒時，總會暗地裡以花生粒作記號，一粒代表一杯酒，來記算並限制自己喝酒的杯數。他對我的言行很在乎，時常糾正我說話的用詞，同時對我的飲食也很注意。我小時候不喜歡吃蔬菜，他就把蔬菜挾起來，放在爌肉湯裡面泡，如此蔬菜含了爌肉汁的美味，我就不會不敢吃了。他一向很注重漢文，自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他就開始親自教我漢文，我每天在放學回家吃過午飯後，通常都會去自家前面的庭院和朋友玩耍，當我們正玩得起勁時，也就在他睡過午覺起來後，接著喚佣人來叫我進去，自己當起家教，教我『人有二手，一手五指，兩手十指，指有節，能屈伸』的漢文。他看起來，雖然嚴肅，但也有他幽默的地方。他滯日醫病期間，常常對去探望他的親友問說：「你們有沒有去過『無人抓癢』。」這是法語紅磨坊的音譯，但用日本外來語（ムーランルージュ）講時，聽起來就像台語的『沒有人抓癢』這句話的發音一樣。原來這是駐日華僑林以文先生所開設的一家夜總會的名稱。他有時會突然對在他身邊照顧他的秘書－林瑞池先生問說：「那個不可能的日人最近怎麼沒來？」原來「深野」這個日本名字，唸起來音調有點像日文的「不可能」，如果這三個字再以台語唸，就讓人覺得這個日本人的名字很好笑。當他和人聊天時，有時也會突然蹦出一句笑話來，讓在座的人禁不住哄堂大笑起來。



我跟我祖父母一起生活的那一段日子，剛好就在二次世界大戰末，台灣光復初時，這段期間可說是我們林家的頂盛時期，社會上各階層的人士都會來我家拜訪。我經常耳濡目染這些人士，所以我雖然是小小年紀，但在我的腦海裡也牢記下不少人物的名字；什麼陳炘、林茂生、吳三連、蔡培火、楊肇嘉等等。我家幾乎每天爲了訪客而門庭若市。我和祖父居住的是純古色古香的大宅院，雖然不像下厝宮保第的四合院那麼壯觀，但也有許多房間及客廳。我還記得，對於比較一般的，或是初次來訪的疏客，就由帳房的男僕，招呼至公媽廳外面的客廳；如果是親戚或熟悉的朋友，就由女傭請至裡面精緻一點的小客廳坐；倘若有達官貴人來訪時，就直接引領到內落的大廳去。訪客大都想與主人多接觸些時間，所以留下他們來吃飯，幾乎都會欣然接受的。也因此，我家除了早餐以外，中午和晚上經常都有客人陪我們吃飯。當時我家算是一個大家庭，雖然主人只有三人，但是由帳房算起，一直到所謂的看管門樓的，和做粗重雜務的長工，一共就有十二個人。這主與僕合計十五人，每天都分在不同的餐桌吃飯；也就是主人一桌，帳房一桌，佣人一桌，而且是在不同的房間與不同的時間。祖父那時在台灣，是數一數二的大地主，然而他的生活並不糜爛，而且也很節儉，當時在親族中的兄弟，或者某些姪輩的，那一個不擁有三妻四妾，天天過著如王爺般的生活。而他老人家就是與眾不同。他的生活很樸素，不奢侈，他穿的都有十年以上的舊西裝，他的毛內衣和毛襪子，都是補了再補還在穿。他的錢財，大部份都用在政治活動以及慈善方面，當時我最受祖父的一件慈善行爲所感動，那就是每逢農曆月初一及十五日，帳房的客廳都會爲那些從鄉里聚集而來的貧戶擠得水泄不通，他們來的目的主要是爲了要接受林家救濟米的分發。在當時，很多貧戶常常爲了怕隔天無米下炊而煩惱，我個人認爲這種救濟方式比起把錢捐給一些基金會要來得直接而實際；祖父那時所從事的政治活動，絕不是爲了提高自己的聲望或社會地位，而是爲了全體台灣人民的福祉，向日本殖民



者要求自由、民主、與平等的權利。他老人家終其一生，大半的時間，都爲別人奔波，自己卻談不上有什麼享受，如果硬要我舉例出他個人的嗜好或享受，可能要首推吟詩吧。對於當時中部唯一的詩社「櫟社」的成立，他應該可算是主要功臣吧。其次是象棋，他常在閒餘時間，與人來盤象棋，同時也時常召開象棋大賽。再其次，應該是泡溫泉了，因爲在他日記裡，他經常提到和親友或秘書，到關仔嶺的溫泉旅館住幾天才回來。平時他很忙碌，我想這是他消除疲勞，最好的地方吧。

以下，我再把幾件令我印象比較深刻的往事列述於后：

1、烘爐缺

這是萊園後山上一處地名。這是我祖父唯一的別墅的所在地，他也把它稱爲烘爐缺。至於這名稱的由來，我就不得而知了。烘爐缺是位於萊園後山上面，走路大概三四十分可以到的地方，我祖父並不常去，我只記得每次他要去那裡避暑時，都得叫工人先去把長滿草叢的山中小徑，砍出空間，好讓上去的人，不會找不到路，而且也好走一點。烘爐缺並不像現今一般富人的別墅，那麼豪華，又有寬廣的柏油路，可開車直達。它只是山上一間極其簡陋的小茅屋。我記得曾經跟祖父去過一次，只見那崎嶇不平的山路，一不小心，就有跌倒的危險，經過重重的困難與流了不少的汗水，才能爬抵目的地。原來所謂的別墅，只是一排三間房間的小茅屋，前面只有一個不到五十坪的院子。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祖父生活節儉的一面。

2、安藤總督訪林家記

時值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台灣正受美國空軍B52、P38猛烈轟炸空襲的時候，安藤總督可能已知其末日之將至，突然表示希望到霧峰林家嚐嚐獻堂夫人的拿手菜—魚翅湯。其實他的幕僚，早已嚐過這道美味了，可能是



告訴他後，讓他感到興趣。經他一出言，在他要來的一個月前，霧峰的官員就極度緊張，即刻在我家前面的庭院，把鋪設的磚塊拿掉，臨時挖了一個防空洞，以備他來我家時如遇到敵機來襲時，好躲進去避難。到了三天前，竟然派來一部卡車載滿做料理用的材料：如肉、魚、蔬菜等等，讓裡面的家人爲了準備這一頓宴席而忙得不可開交；而外面的氣氛又緊張得宛如暴風雨之將至。到了那一天，先是憲兵搬來了兩樽機關槍，一樽放在看門樓的房間門口，槍口向外，另一樽就安頓在帳房的會客室，兩樽都對準景薰樓的大門，隨時都可以有效攻擊來襲的人。之後，又來了兩部卡車的士兵，當他們下了卡車，馬上一字排開，每三公尺就站一個士兵，手裡拿著一把手槍，子彈已上膛，隨時都可以扣板機射人的。這些士兵把林家房子的周圍，團團圍起來，其防禦之嚴密，簡直是滴水不漏。當安藤總督一步一步地走進林家大門時，跟著一大堆隨員，當然不在話下。只見他穿著長過膝蓋的黑色馬靴，筆挺的卡基軍服，胸前配帶了不少勳章，兩撇很長很長尾部往上翹的八字鬚，臉上帶了一副圓型眼鏡，腰部還有一把長刀，看起來，真是威風凜凜，讓人有毛骨悚然，驚心膽顫的感覺。後來我祖父母如何應付這個當時全台最有權勢的人，我就不得而知了，因爲我是小孩，不方便與如此的貴賓在一起吃飯。後來據聞，安藤總督在終戰後，盟軍要把他當戰犯審判之前，他就服毒身亡。沒想到五十多年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竟能與安藤總督的孫女和她的夫婿，在台灣的圓山飯店會員俱樂部的宴會上見到面。

3、嚴家淦先生二二八林家避難記

公元一九四七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接收日人在台灣的產業時，其中，彰化銀行的部份，曾命令祖父林獻堂，重新改組。新股東會的成立大會，剛好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即三月一日。當時擔任台灣省財政處處長的嚴家淦先生與秘書，匆匆搭乘了一部嶄新的克萊斯勒轎



車，從台北直驅台中，出席大會。因為他是主管機關的長官，出席其管轄銀行的股東會，是極為自然的一件事。會後，他要求到霧峰一行，並在祖父家吃中飯，祖父當然欣然答應。當年我才十二歲，在大人眼裡雖然僅是一個無知的小孩，但已略懂人情事故。當天中午的宴席就排在公媽廳正後面的涼庭中間，同桌的除了父親及其二位兄弟，和堂兄弟外，還有台中縣長及一、二位縣級官員作陪。當酒過三巡，菜出到一半時，突然間，警報響起來，這時大家都明白，二二八事件已從台北延續到台中來了。我祖父交代兒輩要把客人照顧好後，就起身趕往台中，為的是，要去安撫民心，請他們不要衝動。誰知他這一去，在他還未回來的時間內，家裡竟發生了一件為人所未能預料到的大事件。原來佣人不知其利害關係，把阿山（外省人）在我們家吃飯的消息傳到外面去，接著一傳十，十傳百的傳開了。不久，就有許多流氓地痞跑進林家圍牆裡面的庭院來，大聲喊著：「把阿山放出來！否則放火燒你們林家！」裡面摻雜著一大群看熱鬧的民眾，有的爬到樹上，有的乾脆坐在圍牆上面，看起來有如人山人海。有些流氓手裡拿著日本軍刀；有些還把手榴彈，放在口袋裡，來勢洶洶，讓人畏懼三分。而我是小孩的關係，沒人注意到我，因此得能在人群中來去穿插自如，仔細端詳事件變化的始末。家裡包括祖母在內的幾個親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僅能使用拖延戰術，一再的哀求那些等得不耐煩的兇徒給一些時間。稍後，只好傳達消息給他們說，已把阿山從後院趕走了，其實是讓台中縣長及其隨員，經由後山溜掉，反過來卻把嚴先生三位（包括一個司機）偷偷安頓到更隱密的地方去。帶頭的二個流氓當中，一個叫施燕山，另一個叫吳仔宏。二個人的意見相左，一個說要追打阿山到底，另一個說，不要再鬧了，一時間，兩個人互不相讓。那個姓吳的，拿下他的眼鏡，似乎準備要跟那個姓施的拚個你死我活，正在這個關鍵時刻，五叔公（林階堂）突然出現在眾人面前，他對著大家說：「你們不要再鬧了！你們都給我散了回家去吧！」經他這一勸說，那些兇惡的流氓，



都不敢再有意見，一個個轉頭就走了。五叔公為何有如此大的威力，能讓這些無惡不做的流氓，不敢吭聲乖乖地聽話呢？原來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的初期，治安極為紛亂，宛如無政府狀態，流氓地痞，為非亂作，到處向人恐嚇勒索，只要你是地主，他們就一家家去強要三十萬至五十萬元不等的錢，如有不從的，就放話說要炸死他們全家人。五叔公為了避免被勒索，只好自動先拿錢出來巴結這些流氓，因此流氓也就自然而然地不找他麻煩，願意聽他的話。當這些為首的幾個策動騷擾的壞人一離去，其餘的烏合之眾，也接著鳥獸散。既然無戲可看，我也就回到家裡面去，然而卻在無意中，看見一個女佣，鬼鬼崇崇地問我要不要看那三個阿山躲在那裡？由於好奇心的驅使，我當然立刻點頭，請她帶路。至此我才瞭解，原來，來我家用餐的阿山，並沒有全部，從後院放走，仍然還有三位藏匿在，最偏僻的老婢女房間的閣樓上面。那是需要用活動式的爬梯，從天花板中間，蓋房子時，本來就設計好的一個正方型的缺口，爬上去的。那上頭除非確有必要，平時很少有人上去過。一般是用來放置一些，不常使用的棉被，或其他多餘的家常用品。既然鮮有人上去，自然也就沒有打掃，所以滿地都是灰塵、蜘蛛網以及老鼠屎；它又沒有開設窗戶，在那上面空氣不流通，一定令人很悶，一個人長時間待在那裡，肯定極為難受。當他們察覺到有人在看他們時，並不敢開口出聲，而只用手勢示意，要我們趕快離開那裡，以免被別人發現。滿足了我的慾望，我也就順其意馬上離開那裡，後來是誰把他們接下來，我並不清楚，反正他們是被安頓在互鄰的二間屬於三叔雲龍以前住過的房間，其中一間是小客廳，另一間是臥房。他們三位：嚴先生和秘書，還有他的司機，一同擠睡在一間小小的寢室，確實並不好受，為了縮小範圍避開人眼，的確也是無可奈何，只好將就一點。我們為了保密關係，不敢邀請他們，與我們一起用餐。他們一天廿四小時，都不敢踏出房門一步，僅能在那二個小房間作作活動而已，一定無聊極了。祖父有考慮到這一點，所以有時就過去和他們聊聊



天，報告外面的消息，或與他們下下棋，幫他們消磨時間。就如此，過了幾天，看外面似乎有些平靜，祖父就決定派人到台中打聽那邊的動靜，報回來的消息是還算平靜無動亂。於是乎，祖父就決心冒險把他們三位送往台中，先安頓在民眾旅社，然後在彰銀開會，與大家商量後決定要以一部彰銀用車（那時，他們從台北開來的那部車子，已被亂民用石頭，磚塊和棍棒砸得面目全非，而且已被開走不知去向），另外再指派父親猶龍、總務林瑞池與陳維南先生共三人，同車護送他們回台北。當他們開車抵桃園時，國軍已於前些時候，從北部登陸並進駐到了桃園，因此他們就把三位，交給國軍後，再返回台中，沿途前後險象環生，自不在話下。事後回想，當時在危急中，林家的人如果做了錯誤判斷，把嚴先生等人趕出去，則可能讓亂民打死，其後果可真不堪設想。我個人對本事件的評斷是：林家的人，在受盡極端惡劣的威脅，最後，還是冒著莫大的危險，盡全力保護友人的生命，這確實是一件非常勇敢，而且是絕對正確的選擇。只要是友人在生命關頭於你家作客，有求助於你，身為主人的，就應該為客人的安全，盡力幫忙，不管阿山或本省人，姑且不論其孰是孰非，這是天經地義，古今中外，皆然不變的道理。

嚴先生真是一位厚道的正人君子；就在他升任台灣省主席後的一九五五年，家父有天晚上，於睡夢中，心臟病發作，突然與世長辭，就在他的告別式當天，特地從台北搭乘專機專程趕赴台中的現場祭拜家父在天之靈，並且全程參與祭事，一直跟著送葬隊伍來到墓園，親見遺骨入土為止。接下來二年之間，祖父與祖母連續去世時的喪事，也同樣。從頭到尾，全程參與。我心裡只有感激與佩服。就因此，我於一九七九年，自美回台後，曾拜託他的機要秘書沙德堅先生請求當時已卸任總統職位的嚴先生，賜給我一個機會晉見他。沙先生還再三交代我，不要提到二二八事件的往事，誰知我與嚴先生會談的僅僅四十五分鐘間，全都是聽他自動敘述二二八發生後的第二天，他如何在霧峰的我家，受我家人的保護，而躲過流氓地痞的追殺始末。我晉見



他的主要目的，是想代表林家後人向他表示由衷感謝之意。

4、青銅林靈山寺

青銅林是由坑口入山山中的一個地名。靈山寺，係建於該地供奉觀音佛祖之一座寺。該寺是祖父獻堂之堂嫂南街奶捐錢建造，並出家在那裡當住持的。祖父堂兄名紀堂，其夫人，我需稱呼她為南街八婆。其獨生子蘭生在童年十來歲時，染上奇病不治夭折，她也許無法再生育，傷心之餘，就此發願終生吃素信佛，將自己及蘭生之家產，悉數捐出來，設立蘭生慈善基金會，並建造靈山寺於青銅林山中。

以前，每年到了舊曆二月十九日佛祖誕辰那天，靈山寺必循例舉辦，祭拜及洗佛諸儀式。每年該日，我定會跟隨大人前往青銅林參加祭拜，去時大多與老帳房昆山伯一起步行前往。行程大概需一小時左右，有時偶而也乘坐所謂之輕便車，這是用人力推動之一種台車。乘坐輕便車，比步行可要快許多，可是偶而會有出狀況受傷之危險，蓋此交通工具極為原始，來回軌道僅一條，無法直接閃車，遇有二車相會時，一方必需將台車搬離軌道，讓另一方通過以後，方得搬回原位，繼續前行。遇到下坡時，必需以哨子聲警告對方準備閃避，對方如若未注意聽清楚哨音，煞車系統既為原始裝備，且簡單粗糙，並不甚靈，下坡車，一時煞車不住，兩車必相撞而釀成重大傷害。

靈山寺是建造於清幽且帶些神秘的深山林裡，到了寺前，只見那遠離人煙，裡面供奉著眾多佛像的古式建築物，四面被深綠色的樹木所環繞，在還沒進入圍牆之前，遠遠的就可聽到那節奏甚慢，但卻嘹亮的鐘聲，夾雜著尼姑喃喃的頌經聲，同時又可聞到那清香無比的燃香味，真是令人心曠神怡，宛如來到了世外桃源一樣的感覺。當時的我，尚未及十歲左右，然而在那小小的心靈裡即有如此的感覺，確實是很特別。進到裡面，與眾信徒膜拜及洗佛，直到儀式全部結束後，南街八婆，每次必招見我，並把預先準備好的青脆梅拿來給我吃，它既好吃又止渴，可說是我每次去靈山寺拜佛時，最渴望



嚐到的享受。

5、冬瓜山吟詩會

從前，每年到了荔枝盛產期，祖父必前往太平鄉冬瓜山（即位於車籠埔）的吳家花園，與吳家主人吳子瑜及一些詩友，邊吃荔枝邊吟詩作樂。吳家花園種有二千株荔枝樹，據聞這些荔枝樹是從中國福建移植過來的。二千株荔枝樹，能長出來的荔枝，其數目之多，確實無以計數。這些詩友裡有一位年青的女詩人名叫燕生，是吳家主人的女兒，家人均稱呼她為阿九舍。吳老無兒子，然為何把其女兒稱為阿九舍，莫非她係第九個女兒？我實不知其所代表之意思。阿九舍有她父親之遺傳，善於詩詞，文章也寫得不錯，曾著作過幾冊書。吳家庭院旁邊，有一座以大理石砌成之全台灣最大的文藝復興式之西式墳墓。據聞，此乃吳家主人為其先父吳鸞旂先生所建造之一座精美絕倫的墓園。這些詩友，除了吟詩以外，尚有一項吃荔枝比賽，比誰吃最多。彼等吃過果肉後之荔枝皮及子，是放在臉盆，而非平常使用之碗公。據聞，有一次優勝者為先父猶龍，他總共吃了一百個荔枝。

日治時代，日本人曾從草屯至台中間，鋪設一條所謂五分火車，其用途本為裝運甘蔗，後來為方便起見，也用來運送人，當時，台中與霧峰之間，公路並不發達，道路兩旁均以石頭鋪設，而中間之柏油路，僅容許一部車通行，當夜間二車相會時，極其麻煩非常不便。蓋兩車必需於五十公尺前，即熄燈減速，慢行至時速十公里，如此會車方式，可真難令現代人置信。基於上述之故，大部份人均以鐵路為前往台中之主要交通工具。車籠埔火車站至吳家豪宅，尚有一段石頭路要走。記得有一年，我跟著祖父一起去冬瓜山，當然我的主要目的，祇是去玩以及吃荔枝而已。當時常有美國飛機來襲，美機若見到路上或屋外有人，就不分青紅皂白，用低飛以機關槍掃射，因此被擊中死亡者，不計其數。那一次，正值我與祖父下車，走出車籠埔車站往冬瓜山方向行走中，不意巧遇敵機來襲，途

中道路兩旁，光溜溜，幾無處可容身閃避，祖父與我均恐被敵機之機關槍掃中，以此，不約而同地，跨大腳飛跑起來。此時，祖父一不小心，腳尖踢到突出路面之石頭，嘴巴喊了一聲「哎呀！」，立刻往前跌下去。說也奇怪，祖父跌下去的動作，宛如慢動作之影片，又如人造衛星於火星軟著地似地，慢慢地倒下去，全身竟然毫髮無傷。以我之想法，祖父在年輕時，定必練過武功，否則以一個平常人在那一霎之間，豈能做出如此機伶之防身動作。

以上所述，雖然瑣碎，但這是無法從日記中或他人的回憶文章中看得出來的，我想，對於研究者或仍有些許助益，這是我寫本文的最大目的。



圖一 與母親愛子、二位姊姊合照(愛子懷抱者為林博正)



圖二 父親、母親與外祖父、外祖母合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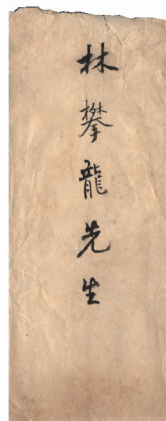
圖三 祖母楊水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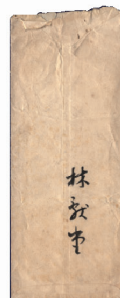
回憶與祖父林獻堂相處的那段日子

攀龍
 均鑒 台中站別後兩宿於台北廿二日
 往會教育廳長他言初中合併之事決不
 能許可因無此前例也須將前提出之書
 類再為變更其樣式另日寄去其校董會及
 教員配給之事決定許可而八月九月之月俸亦欲
 返還云云曾囑猶龍轉達想已聞之矣余於廿
 三日安着於東京現暫養靜熱海可勿介意
 至於旅程之報道亦參看改母觀之亦不再述
 並詢如安
 三八、五、五、上午五時四十分熱海觀史ホテル
 父書

圖四 祖父林獻堂信函



信封正面



信封背面